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七

詳校官中書_臣沈鳳輝

助教_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_臣張 塤

謄錄監生_臣徐 莊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七卷

論書七

書學下

宋高宗論書

宋姜夔續書譜

宋曹勛論書

宋范成大論書

宋朱熹論書

宋黃希先論學書

宋樓鑰論書

宋周必大論書

宋岳珂論臨摹

宋趙希鵠論用墨

宋趙孟堅論書

宋周密論筆墨

翰林粹言

金趙秉文論草書

元趙孟頫論書

元郝經論書

元虞集書說

元虞集論書

元虞集論草書

元劉因論書

元韓性論書

元劉有定論書

元戴表元論書

元吾衍論寫篆

元杜本論書

元鄭杓論書

元盛熙明論書

明王賓敘字

明張紳論書

明方孝孺論書

明解縉書學詳說

明解縉學書法

明楊士奇論書

明曾榮論學書

明岳正論書

明李東陽論臨書

明吳寬論書

明祝允明論書

明文徵明記李少卿論書

明楊慎論書

明焦竑學書法

明王世貞論書

明項穆論書

明屠隆論書

明周顯宗論書

明蕭子鵬論草書

明莫雲卿論書

明董其昌論書

明董其昌自論書

明李日華論書

明李日華渴筆頌

明婁堅論字畫

明李流芳論摹書

明黃道周論書

明趙宦光論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

論書七

書學下

宋高宗論書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正則端嚴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蛟起鳳振迅筆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鍾王輩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徃徃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為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閼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頴悟力學不倦至有筆冢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軼反是

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序得之因筆其梗概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繁損複為單誠非倉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為尚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牽情運用畧無留礙故舉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擊電不及

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
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

翰墨志

宋姜夔續書譜

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
古澹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
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行各有
體製歐陽率更顏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西臺輩以行

為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
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草
十字行草十字不如真書一字意以為草至易而真至
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
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精通心手相應斯為
美矣白雲先生歐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概孫過庭
論之又詳可參稽之

真書

真書以平正為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少

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
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
虞永或謂體須稍扁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
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
以盡書法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采古人之
字列之以為圖今畧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
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
正勻靜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

音
一
拂

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
翩自得之狀し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
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為之正鋒則無
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
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遒然而真以轉而後
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
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故翟伯壽問於
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

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尖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尤甚焉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大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後少歐陽

率更結體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小楷而翰墨灑落
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
溺於一偏予評二家為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
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為書法之無助而晉魏之風軌
則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旁清勁可喜更為奇妙近世
亦有倣效之者則俗濁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
若瘦硬也

草書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仿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

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悞顛錯反為新奇自大
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
莫湔塵俗若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
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絲游絲
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
作真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
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
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規矩最號野逸而不失此

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鈎環盤紆皆以勢為主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ノ以發代走走亦以捺代惟ノ則間用之

意盡則用懸針意未盡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欲其曲折圓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欲其無起止之跡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竒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

ノ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如口

音圓

當行草時尤宜泯其稜角以寬閑圓美為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抵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

不主執又作字者亦須畧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奉秦秦春形同體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執為長短淺深使為縱橫牽掣轉為鉤環盤紆用為點畫向背豈苟然哉

用墨

凡作楷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

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之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弗勁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

行書

嘗夷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真以

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悞亦可輝映所貴乎穠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備具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

臨摹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亦

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
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座右朝夕
諦觀思其用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
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
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
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豪
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啻數百
本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

位置長短大小無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為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為之發其筆意可也

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參出之斯為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軍蓋為獨步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喉隴等字是也在右者皆須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如口頭

須令覆其下走走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
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為善

疎密

書以疎欲風神密欲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
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淨疎密停勻為佳當疎不
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彫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

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
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
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
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
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務速又多失勢

筆勢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垂有合合則流媚垂則彫疎神怡

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恐遽體留一平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急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

血脈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朔畫讚

又與蘭亭記殊旨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余嘗
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
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為奇而圓熟美
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
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勞韋仲將升高書
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

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續書譜

宋曹勛論書

學書之法先須楷法嚴正得筆之意然後措點畫於落筆之際則具體而不放

先賢作字必首為數行楷法然後肆筆以終其書者蓋所以示其學古之蹟施於行草為有敘如二王起居帖長史家問帖真卿坐位帖亡米帖可見矣松隱文集

宋范成大論書

漢人作隸雖不為工拙然皆有筆勢腕力其法嚴於後世真行之書精米意度繁然可以想見筆墨畦徑也石

湖集

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為極致

墨池瑣錄

宋朱熹論書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歌側怒張之勢極矣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朱子文集

宋黃希先論學書

學書先務直楷端正勻停而後破體破體而後草書凡

字之為體緩不如緊開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左欲重右欲輕古人之筆莫不皆然也

張紳法書通釋

宋樓鑰論書

嘗問敷原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以無燥筆季中云古人力在臂不盡用筆力今以筆為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

攻媿集

宋周必大論書

晉人風度不凡於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虎也觀其

鋒藏勢逸如萬兵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
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
平園集

宋岳珂論臨摹

臨摹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椽桷雖具準
繩而締創既成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
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

丹鉛總錄

宋趙希鵠論用墨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硯池必大而深真草隸篆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傳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洞天清錄

宋趙孟堅論書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不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僅能敬斜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何也書字當立間架

牆壁則不骭骭思陵書法未嘗不圓熟要之於間架牆壁處不著工夫此理可為識者道近得北方舊本虞永興破邪論序愛而不知其惡也故為此說正坐無牆壁也右軍樂毅畫贊蘭亭最真一一有牆壁者右軍一榻直下是也李瑋家開皇帖行書之祖於此最昭昭化度及魯公離堆得此法左右陰陽極明麗丁道護啓法寺碑筆右方直下最具此法學者當垂情如此下筆則妍麗方直端重楷正昧此則癡鈍墨豬矣黃庭賀捷有鍾

體雖微歎側隱然亦有牆壁力命表勁利更高學者無
但徇俗而不究本唯遺教經宛然是經生筆了無神明
決非義筆正如率更之玩長孫無忌面團團也識此已
又識破懷仁聖教之流入院體也其逸筆處世謂之小
正書此書官告體蘭亭玉潤霜寒諸帖即無此逸筆不
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仿義帖先為此態觀之可
惡其流至於蘭溪藏經記烏龍廟記僧有父之集書極
矣又須戒徐會稽之濁戒李北海之狂濁在跛偃狂在

歌斜唯張從申得大令之通暢無二公之流弊且世云
會稽法自蘭亭出蘭亭即無偃筆也又云北海深悟大
令大令不若是之歌跋也跋偃之弊流而為坡公敲斜
之弊流而為元章父子矣且如吳傳朋深得諸葛禎瑤
臺寺碑筆法的是蘭亭中出矣公又生出一節病每下
豎筆不直塌下乃仰筆尖鋒全無氣骨皆清和之弊為
隘不恭學者更切自防之自點檢之朋友相警悟之前
修長中之短亦無畏友以覺其非耳故予深信間架牆

壁為要也余自謂學古人當勤媚今人當無心可也中興後朱壑巖橫斜顛倒幾若楊少師孫勤川規矩恐下筆不中觀者元章曰奴書耳朱吾所取孫吾所戒更從識者評

學隸楷於晉魏之下邈乎無以稽也縱有羲繇之迹號存世者唯樂毅海宇秣林本耳其唐元度魚帖本已非古本文次有德州畫像贊而已若所謂力命表固繇精筆古勁幾不入俗眼然尊之敬之未容而友之也黃庭

固類繇敝側不中繩度未學唐人而事此徒成畫虎類
犬然則欲從入道於楷何從曰僅有三馬化度九成廟
堂耳晉宋而下分而南北有丁道護襄陽啓法寺興國
寺二石啓法最精歐虞之所自出興國麤甚如出兩手
天不壽精而壽麤良可歎也北方多朴有隸體無晉逸
雅謂之穠裘氣至合於隋書同文軌開皇大業以逮武
德之末貞觀之初書石無一可議此古今集大成之時
也於是歐虞大宏厥聲始者虞於龍聖道場歐於姚辨

等刻亦未臻極詣也及孔子廟堂碑飛來白鶴詩虞為
法於世矣化度九成歐獨步於時矣今求楷法舍此三
者是南轅而北轍矣三書之法在平正恬澹分間布白
行筆停勻且如橫畫必兩頭均平不可如俗書左低右
昂搭手從左原過此在八訣所謂千里陣雲者也起筆
既成冗類如鑿如錐則有泛冗錐則尖既不尖又必帶
冗斯為妙絕及至書到右方住處捺筆不可向下須擁
起向上於下如繩直其左方主筆之豎亦結筆在左穿

心豎筆是也捺筆直下到立筆處微捺使鋒左向如畫之右肩突出鋒在上豎筆則突出鋒在左也又於十字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著心凝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少涉世俗守此法既牢則凡施之間架自然平均使不俗氣俗之從生始於徐浩也知蘭亭韻致取有映帶不知先自背了繩墨欹斜跛偃雖有態度何取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態度幾何不捨

本而求末邪戒之戒之從入之門先敬先戒平平直直
輕輕勻勻俗咎率更體為排算固足以攻其短然先排
算而尚氣脈乃可不算而求之是未行而先馳理不
至爾分間布白勿令偏側此誠格言每一字為率筆多
筆少不同先須分布勻整若此未調順工何從生又有
一般偏旁不可盡律以正者每字必敬歲字必舛有字
不可破中叢字取居中而又左右皆須以古人所書求
其義理執一而論第曰中正此李後主譏魯公為田舍

翁又如褚河南所稱八分古雅有韻一切尚之甚有疎拙薛少保發越褚體飄揚透徹一尚不回幾致迂疎魯公之正其流也俗誠懸之勁其弊也寒古往今來中庸能鮮千古之下刻心苦神詣其然者要是文章之外惟此足以觀人發揮形容有足尚者不忍怠也又嘗妄論文章精到尚可改飾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畫之貴一生眠則畫被坐則畫地將老無工此藝厥為不易哉

行草宜用棗心筆者以其摺裊婉媚然此筆須出鋒用之須捺筆鋒向左意趣如只用筆腰不用筆尖乃可如真書直豎用尖則施之行草無態度此是要緊處人多未知之姜堯章孫過庭草書豈言能龍輦橫豎最善發明棗心筆於用之時每難揮運雙文鉤懸腕久久得趣其要正在勿使筆尖也

草書雖連絲宛轉然須有停筆今長沙所開懷素自序乃蘇滄浪輩書一向裊摺無典則北方有一正本不如

此或歇或連乃為正當草極難於拙蘇草不及行

晉賢草體虛澹蕭散此為至妙惟大令綰秋蛇為文皇
所譏至唐旭素方作連絲之筆此黃伯思簡齋堯章所
不取也今人但見爛然如藤纏者為草書之妙要之晉
人之妙不在此法度端嚴中蕭散為勝耳右軍三卷僅
一半真施老子印證簡齋堯章諸公議論去其間偽迹
如求屏風帖早乘涼帖止開真帖五卷於海陵當以此
為區處

書法鈎玄

宋周密論筆墨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又不
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舟而惡
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汎觀前輩善
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年多用紫紙中年
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
非流紈曲豈素不妄下筆韋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
墨兼此三具又得巨手然後可以建方丈之字方寸千

言韋昶善書而妙於筆故子敬稱為奇絕漢世郡國貢
兔惟趙為勝歐陽通用狸毛筆世惟米家父子及薛紹
彭留意筆札米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
捕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於此獨率更令
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人能事耳

癸辛雜識

翰林粹言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
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

為書之妙不必憑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得齊古人

筆正之說真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秘濡豪之次法與鋒合然後運筆無非法也

捉筆在手便須運意不可妄落一筆纔落便想第二筆

合作如何下

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尋之若無即出意自造不可輕易率然而作

作字須是滑熟不可生硬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

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摹臨書最取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為遠以遠為近以連為斷以斷為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字須因其近似而習之平日雜書紙則有意存之可省以得之字看碑帖須象運筆又須挹其氣象隨所寓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尤能作態度

只學一家書學成不過為人作奴婢集眾長歸於我斯為大成

行書非草非真兼真謂之真行帶草謂之行草篆添隸

減篆長隸匾

書法鉤玄

金趙秉文論草書

草書尚矣由漢而下崔張精其能魏晉以來鍾王擅其
美自茲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閑雅之容飛走流注
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
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閑
中之一樂也

草書韻會序

元趙孟頫論書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
軍書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
也

蘭亭跋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
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
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
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同上

凡作字雖戲寫亦如欲刻金石

鐵網珊瑚

書貴紙筆調和若紙筆不稱雖能書亦不能善也譬之

快馬行泥滓中其能善乎

筆道通會

學書有二一曰筆法二曰字形筆法弗精雖善猶惡字
形弗妙雖熟猶生學書能解此始可以語書也已

方鵬

崑山志

元郝經論書

夫書一技耳古者與射御並故三代先秦不計夫工拙

而不以為學是以無書法之說焉自包犧氏畫八卦造書契皇頡製字取天地法象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雲雨露之態而為之初無工拙之意於其間也世變日下漸趨簡易故變古文為篆文變大篆為小篆又變小篆為隸為楷為八分為行為草為真行為行草為草草為正草廢刀用筆廢竹用帛廢帛用紙皆與世變而下也道不足則技始以書為工始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而見其為人專門名家始

有書學矣故古之篆法之存者惟見秦丞相斯斯刻薄寡恩人也故其書如屈鐵琢玉瘦勁無情其法精盡後世不可及漢之隸法蔡中郎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魏太傅繇繇沈鰲威重人也故其書勁利方重如畫劒累鼎斬絕深險又變而為楷後世亦不可及楷草之法晉人所尚然至右軍將軍羲之則造其極羲之正直有識鑒風度高遠觀其遺般浩及道子諸人書不附桓溫自放山水間與物無競江左高人勝士鮮能及之故其書

法韻勝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風絕迹邈不可及
為古今第一其後顏魯公以忠義大節極古今之正援
篆入楷蘇東坡以雄文大筆極古今之變以楷用隸於
是書備極無餘蘊矣蓋皆以人品為本其書法即其心
法也故柳公權謂心正則筆正雖一時諷諫亦書法之
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頗僻側媚縱其書工其中心蘊蓄
者亦不能掩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若二王顏坡之忠
正高古縱其書不工亦無凡下之筆矣況於工乎先叔

祖謂二王書之經也顏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故今之為書也必先熟讀六經知道之所在尚友論世學古之人其問學其志節其行義其功烈有諸其中矣而後為秦篆漢隸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顓本意立筆創法脫去凡俗然後熟臨二王正書熟則筆意自肆變態自出可臨真行又熟則漸放筆可臨行草收其放筆以草為楷以求正筆可臨章草超凡入聖盡棄畦町飛動鼓舞不知其所以然然後臨其正草如是者有

年始可於顏求其正筆於坡求其奇筆以正為奇以奇
為正出入二王之間復漢隸秦篆皇顓之初書法始備
矣然猶學之於人非自得之於已也必觀夫天地法象
之端人物器皿之狀鳥獸草木之文日月星辰之章煙
雲雨露之態求制作之所以然則知書法之自然猶之
於外非自得之於內也必精窮天下之理鍛鍊天下之
事紛紜天下之變客氣妄慮撲滅消弛澹然無欲翛然
無為心手相忘縱意所如不知書之為我我之為書悠

然而化然後技入於道凡有所書神妙不測盡為自然
造化不復有筆墨神在意存而已則自高古閑暇恣睢
徜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剛而不亢柔而不惡端莊而
不滯婀娜而不欺易而不俗難而不生輕而不浮重而
不濁拙而不惡巧而不煩揮灑而不狂頓直而不妄天
矯而不怪窅眇而不僻質朴而不野簡約而不闕增美
而不多舒而不緩疾而不速沈著痛快圓熟混成萬象
生筆端一畫立太極太虛之雲也大江之波也悠悠然

而來浩浩然而逝邈然無我於其間然後為得已雖云
一技而可以名家也

陵川集

元虞集書說

書之易篆為隸本從簡然君子作事必有法焉精思造
妙遂以名世方圓平直無所假借而從容中度自可觀
則譬言如冠冕珮玉執璧奉行事君事神恭敬在中威儀
見外揖拜升降自然成文則其善也乃若頽衰反側怒
張容媚小人女子之態學者戒之道國學古錄

元虞集論書

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書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為善書者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贋吾嘗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為媚誠妄人矣

道園學古錄

元虞集論草書

昔之為草書者結體有疎密用筆有工拙波磔不同形

勢亦異譬諸人之耳目口鼻之形雖同而神氣不一衣冠帶履之具同制而容止則殊朝廷有大朝會百官咸在品秩同等班序同列而人則雜然前陳矣善相人者乃能於是乎有所擇焉

道園學古錄

元劉因論書

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為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

備具遂為專門之學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款識
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
當以篆隸意為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
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
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
以勵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
至於不俗則亦已矣

荆川稗編

元韓性論書

書果有則乎書心畫也短長瘠肥體人人殊未可以一律拘也書果無則乎古之學者殫精神縻歲月臨摹仿效終老而不厭亦必有其道矣蓋書者聚一以成形形質既具性情見焉異者其體同者其理也能盡其理可以為則矣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也然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芒髮是豈有意於工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秦漢而下以書名者何可勝數盡書之理者惟鍾元常王逸少數人而已其殘縑

敗楮利碑斷碣幸存於世者皆為人所寶愛觀其霞分雲駛龍跳虎躍變化倏忽莫適控搏可喜可玩可怖可愕而不可測識意非法度所可拘攣徐而察之俯仰向背之理若合符契後之學者互相憲述隨其所至而各有成下至黃太史米南宮書體縱肆而法度極森嚴故皆可以擅名於後世由是而降人並事書其資善書者又好為甚高之論以為師心自用足以成家何必為是拘拘也其形質性情臨鑑昏惑前不則乎古後不足為

來者則書道之中絕以是也夫

書則

元劉有定論書

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
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下則
鋒嘗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古人
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側法也

王氏法書

苑

元戴表元論書

古之書家莫不能刻謂之書刀後乃用以書丹入石予嘗行金焦間見米南宮題詩屋壁鋒勢飛動遺老云皆其所自鑿今人名能書以刻字為恥殆非通論

荆源集

元吾衍論寫篆

寫篆把筆只須單勾却伸中指在下夾襯方圓平直無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師傳只如常把筆所以字多敬斜畫亦不能直且字勢不活若初學時常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空畫如此不拗方可操筆此說最要

緊

凡篆大字當虛腕懸筆手腕皆著紙使字不活相多有
人不能用筆用梭櫚條及紙筒等物皆俗夫所為士大
夫則不宜用此

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李陽冰圓活姿
媚徐鉉如隸無垂脚字下如釵股稍大錯如其兄但字
下為玉筋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有漢
意陽冰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

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太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豈不美茂脚不過之有無可奈何者當以正脚為主餘略收短如旛脚可也有下無垂脚如生曰出等字脚以上枝為出如草木之為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學古編

元杜本論書

夫兵無常勢字無常體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卧若起若日月垂象若水火成形儻悟其變則縱橫

皆有意象矣

書史會要

元鄭杓論書

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寸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

衍極

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求之不可輕易率然而作趙子昂所謂必求古人佳樣是也

游鶴堂墨藪

元盛熙明論書

夫書者心之跡也故有諸中而形諸外得於心而應於手然揮運之妙必由神悟而操執之要尤為先務也每觀古人遺墨存世點畫精妙振動若生蓋其功用有自來矣世傳衛夫人之筆陣圖王逸少之永字八法猶可考也舍此而欲求全美於成體之後固亦難矣

點畫既工而後能結體然布置有疎密骨格有肥瘠不可不察也

翰墨之妙通於神明故必積學累功心手相忘當其揮
運之際自有成書於胸中乃能精神融會悉寓於書或
遲或速動合規矩變化無常而風神超逸是非高明之
資孰克然邪

王右軍過江觀覽名刻歎學衛夫人書徒費歲月故學
書者以當知所宗尚乃能知所用力至於臨摹之功丹
墨之妙皆宜精究也

法書攷

明王賓敘字

古人以字名家不易能也師宜官大字方丈一字小字
方寸千言此後漢人以大小字名家不易能者也韋仲
將自言以張芝筆左伯紙已之墨已之手大字逞徑丈
之勢小字寸許千言也此魏人以大小字名家不易能
者也惜乎其字皆不可得而見其法則猶可得而知者
張長史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董內直謂大字貴
結密不結密則懶散而無精神偏旁宜字字相照應又
宜飄逸氣清雅不俗一字之美皆偏旁湊成分拆看時

各自成一美始為大字之盡善者矣小字貴開闊字內
間架宜明整開闊一如大字體段諸美皆具也以張董
所謂觀之後人從其法師韋所不易能可不能邪顧吾
嗜古人何如耳

傳雲館帖

明張紳論書

古人寫字政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
首尾相應故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主起
伏隱顯陰陽向背皆有意態至於用墨用筆亦是此意

濃淡枯潤肥瘦老嫩皆要相稱故羲之能為一筆書蓋
謂楔序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朝向偃仰陰陽起伏
筆筆不斷人不能也書評稱褚河南字裏金生行間玉
潤以為行款中間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疎不至遠密不
至近如織錦之法花地相間須要得宜耳

善書者筆跡皆有本原偏旁俱從篆隸智者洞察昧者
莫聞是以法篆則藏鋒折搭則從隸用筆之向背結體
之方圓隱顯之中皆存是道人徒見其規模乎八法而

不知其從容乎六書近時惟吳興趙公為能知此其他
往往皆工點畫不究偏旁古法蕩然非為小失

凡寫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經學文字必當真書詩
賦之類行草不妨又看紙筆卷冊合用字體大小務使
相稱然後尋古人寫過字樣如小楷有黃庭樂毅畫讚
曹娥各自法度不同今所寫當用何者為法凝神存想
乘興下筆立一字為一篇之主分其章辨其句為之起
伏隱顯為之向背開合為之映帶變換情狀可以生形

勢可以定始可言書矣

法書通釋

明方孝孺論書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醞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遲至於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

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遜志齋集

明解縉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羲筆墨紙研皆始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
作會紀於太常非可以刀削為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
蒙恬也三者放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
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
拘攣真書去豪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
著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著紙勢則不足此其要

也而擲捺鈎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擲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旁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鈎用力全在於是又有扳管法食指挂上甚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法也若夫用筆豪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踴躍之澀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築之如牙按之如埽注之趨

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
掣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浸溜之使之茂卷之戲
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使之
奇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
奮激之也如撫劒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壯
哀而思也低迴戚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
之如夢華胥之游聽鈞天之樂與其簞瓢陋巷之樂之
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自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

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疎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鬪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昔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豪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詹逸菴之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豪髮高下之

間闊狹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
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鉤剔波拂
主之如美石之蘊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
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峯造極如魚鳥之有麟鳳以
為之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為盡善
盡美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枯燥重濕穠澹相間蓋不
經意肆筆為之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為亦
不可以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吝紙筆工夫精熟久乃

自然言雖近易實為要旨先儀骨體後畫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豪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脈絡分明描搨為先旁摹次之雙鉤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倣之如燈取影填之補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比而似則之如晚伐柯察而象之詳視而默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並求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

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物而生成之也而後為能
學書之至耳此余所以為書之詳說也

王氏法書苑

明解縉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須臨古人墨跡
置間架担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
盡黑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
年不下樓巖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
唐太宗皇帝簡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大字

須藏間架古人以帚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
陷

余少時學書得古之斷碑遺碣効其布置形似自以為
至矣間有諛之曰比之古碑刻如燭取影殆逼其真則
又喜自負聞有談用筆之法者未免非而不信也及稍
見古人之真跡雖豪髮運轉皆適勁蒼潤如畫沙剖玉
使人心暢神怡然後知用筆之法書之精神運動於形
似布置之外尤不可昧而少之也

明楊士奇論書

真書非古鍾王以後上下率用之然亦有法昧者不能造其至陳繹曾翰林要訣此所謂法也得其法苟非積功之熟亦徒然矣曾子固言羲之所能亦精力自致非天成也一藝之學猶必智行兩盡況從事古聖賢之學者哉

東里續集

明曾榮論學書

惟晉唐以書名家者不可勝計雖體制不同而規矩繩

墨初不異也近時學者徒見其已然之蹟臨鍾王者曰
我師晉臨歐虞者曰我師唐非惟學者偃然當之見之
者亦從而曰彼誠晉也誠唐也噫是徒髣髴其體制之
似而不求其規矩繩墨良可歎哉大抵作書須結體平
正下筆有源然後伸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則任心隨
意皆合規矩矣且夫書法之妙非可言傳昔人有見擔
夫爭道聞鼓吹觀舞劍而造神妙以至聽江聲見蛇鬬
而筆法進者此豈拘拘於臨寫之勤哉

明岳正論書

書家以永字八法該諸字之法予謂八法本於四法四法本於一法即太極分而為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義故側者太極也勒者引而伸之也努者勒之豎也側分而為趯勒分而為啄為策努分而為掠為磔努從而勒衡策左而啄右掠倚而磔偃知此則知筆矣

岳正

類博彙

明李東陽論臨書

子昂臨右軍十七帖非此老不能為此書然觀者掩卷知其為吳興筆也大抵效古人書在意不在形優孟效孫叔敖法耳獻之嘗竊效右軍醉筆右軍觀之歎其過醉獻之始媿服以為不可及此其形體嘗極肖似而中不可亂者如此能書者當自知耳

懷麓堂集

明吳寬論書

書家謂作真字能寓篆籀法則高古今

書家例能文辭不能則望而知其筆畫之俗特一書工

而已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書也

乾菴家

藏集

明祝允明論書

書聚骨扇如今舞女在瓦礫堆上作伎飛燕玉環亦減

態矣

郝逢慶書畫題跋記

明文徵明記李少卿論書

李少卿謂徵明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為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累數百言

凡運指凝思吮豪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小大向背長短疎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蓋公雖潛心古跡而所自得為多當為國朝第一其尤妙能三指搦管虛腕疾書令人莫能及也

甫田集

明楊慎論書

唐史稱顏真卿筆力道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有見之言哉今人竭力倣者但得其道而失其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誚也

丹鉛總

錄

明焦竑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
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
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師資晉唐所
以絕出流輩

焦氏筆乘

明王世貞論書

正鋒偏鋒之說古本無之近來專欲攻祝京兆故借此

為談耳蘇黃全是偏鋒旭素時有一二筆即右軍行草中亦不能盡廢蓋正以立骨偏以取態自不容已也文待詔小楷時時出偏鋒固不特京兆何損法書解大紳豐人翁馬應圖縱畫出正鋒寧救惡札不識丁字人妄談乃爾可恨可笑

語云真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性情草以點畫為性情使轉為形質縱橫牽掣之謂使鉤環盤紆之謂轉向背得宜之謂點畫又云神彩為上形質次之隸以規為方

草則圓其矩

右軍之書後世摹仿者僅能得其圓密已為至矣其骨
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游力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
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真旭素不得
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
非謂積習也乃淵源耳

藝苑卮言

明項穆論書

書之法則點畫攸同形之楮墨性情各異猶同源分派

共樹殊枝者何哉資分高下學別淺深資學兼長神融
筆暢苟非交善詎得從心書有體格非學弗知若學優
而資劣作字雖工盈虛舒慘迴互飛騰之妙用弗得也
書有神氣非資弗明若資邁而學疎筆勢雖雄鉤揭導
送提搶截拽之權度弗熟也所以資貴聰穎學尚浩淵
資過乎學每失顛狂學過乎資猶存規矩資不可少學
乃居先古人云盖有學而不能末有不學而能者也

初學之士先立大體橫直安置對待布白務求其均齊

方正矣然後定其筋骨向背往還開合連絡務求融達
貫通也次又尊其威儀疾徐進退俯仰屈伸務求端莊
溫雅也然後審其神情戰戰單疊迴帶翻藏機軸圓融
風度灑落或字餘而勢盡或筆斷而意連平順而凜鋒
芒健勁而融圭角引伸而觸類書之能事畢矣然計其
始終非四十載不能成也第世之學者不得其門從何
進手必先臨摹方有定趨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
體融天機於自得會羣妙於一心斯於書也集大成矣

若分布少明即思縱巧運用不熟便欲標奇是未學走而先學趨也書何容易哉

書有三戒初學分布戒不均與敬繼知規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與俗若不均且敬如耳目口鼻開闊長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與滯如土塑木雕不說不笑板定固窒無生氣矣狂怪與俗如醉酒巫風勾兒村漢胡行亂語顛仆醜陋矣又書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則點畫不混雜整則形體不偏邪第二要溫潤溫

則性情不驕怒潤則折挫不枯澀第三要閒雅閒則運用不矜持雅則起伏不恣肆以斯數語慎思篤行未必能超入上乘定可為卓焉名家矣

書法雅言

明屠隆論書

吾人學書當兼收並蓄聚古人於一堂接丰采於几案手執心談求其字體形勢轉側結構若龍跳虎臥風雲轉移若四時代謝二儀起伏利若刀戈強若弓矢點摘如山頽雨驟而纖輕如細霧游徐使胸中宏博縱橫有

象度學不窘於小成而書可名於當代矣

屠赤水帖箋

明周顯宗論書

寫字之法在手不在筆在心不在手在神不在心神則妙矣不可知矣故規矩可以言傳神妙必繇悟入而貫夫始終者又在熟之一字也古人所謂如利錐畫沙常令筆鋒在畫中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數言皆字學之三昧學者當究心焉

寫字之法硬筆要慢軟筆要緊亦剛柔相濟之意有病
纔知無病好處貧方覺受貧難蓋事必親經歷過然後
能真知也

人有云善書者不擇筆此亦未為通論或指寫行書草
書者言之也若夫楷書篆書隸書其筆各有所宜用不
可不擇之也

感寓錄

明蕭子鵬論草書

草不若楷之正楷不若篆之純然而草雖非古衆體可

兼若莊以存正縱以出奇瀟散處有涵畜者在渾厚中有精華者著馳不失範矣若簡不知檢曠而無歸與夫亂古而作皆書之蠹也

雲丘子集

明莫雲卿論書

今人之不及唐人唐人之不及魏晉要自時代所限風氣之沿賢哲莫能自奮但師匠不古終乏梯航今世鍾王之踵已不可見如鍾之力命宣示戎路季直諸帖王楷樂毅黃庭曹娥東方讚大令洛神十三行烜赫千古

行書求宋搨閣帖太清樓諸刻留意而諦觀焉即傳刻之遠點畫垂謬而存十一於千古庶幾典刑學者誠能湛玩深思髣髴其趣又參以前人譜論而自出胸中之奇縱不能氣運爭能抑亦不惑於流俗淺夫之見矣

鍾元常謂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蓋知筆端之妙全在筋力筋力之勢運於指腕右軍父子及盛唐諸名家皆用其意而時代相沿不能無改前轍故曰元常古肥子敬今瘦正言古今異尚工拙因之古法不傳良

可慨也夫楷書起於王次仲之八分夫隸為書法之一變也漢魏以來點畫波磔行有天則能遠尋本始如鍾之尚書宣示丙舍墓田庶幾典刑右軍黃庭樂毅大令洛神十三行皆真書之用意極深者大小纖穠斜正疎密如化工賦象動合天然自後人偽作右軍之言曰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張顛引以教顏魯公遂作千古謬論末世又以出自魯公不敢置喙魯公而後竟無一人超越自詣古人者至米元章出獨見此意而自運不

足然謂魯公書真法入俗可謂具法眼三昧語也凡書
家下筆時須澄神靜慮弗以一事關心既想字形難易
俯仰右軍所謂意在筆前然後快然落筆不使凝滯自
能合作至於平日摹習之功不以寒暑少輟每得清晏
便置古帖墨跡披玩游神心手漸熟姿態橫生所謂臥
王濛於紙端坐徐偃於筆下法度既得任吾心匠適彼
互合時發新奇無論求甘心眼即古人何不可至學者
輕視之則矜持太過無心手操縱之奇無惑乎其不逮

前哲也

莫廷韓集

明董其昌論書

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態特用偃筆不能促筆故有墨肥之誚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者自余始發其膏肓在守法不變耳趙吳興過秦論張伯雨以為學內景經實學樂毅論也勻圓如算子右軍所訶徐浩李邕不能免此唐玄宗鵲鵠頌清勁處高出李北海張從申

數等落筆便思破庸庸之習以聖教序為戒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二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為沉古米海嶽一生不能髣髴蓋亦謂學唐初諸公書稍乏氣骨耳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為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

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為法所轉也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為正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者參之

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為極則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為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剗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魯公所謂

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抽刀
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故應
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
之耳

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蘇子瞻自謂懸帖壁間觀
之所取得其大意趙子昂欲補米元章海月賦落筆輒
止曰今人去古遠矣皆為臨學所困也二公猶爾況餘

子乎

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人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

往余以黃庭樂毅真書為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為方丈者乃盡勢也題榜如細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

謂此

容臺集

明董其昌自論書

吾書與趙文敏較各有短長行間疎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仿歷代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吾作意趙書似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

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自謂得訣不能常習今猶故吾可媿米云以勢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

容臺集

明李日華論書

學書不可漫為散筆必於古人書中擇百餘字成片段者併其行間布置而學之庶血脈起伏有一種天行之趣久之自書卷軸文字不必界畫算量信手揮之亦成準度所謂目機銖兩者也

唐人從事法書其法書有四種曰臨曰摹曰響搨曰硬黃臨者置紙法書之旁睥睨纖濃點畫而仿為之摹者龍紙法書之上映照而筆取之響搨者坐暗室中穴牖

如盜大懸紙與法書映而取之欲其透射畢見以法書
故縑色沉暗非此不澈也硬黃者嫌紙性終帶暗澀置
之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紙雖稍硬而瑩徹透明如世
所為魚枕明角之類以蒙物無不纖毫畢現者大都施
之魏晉鍾索右軍諸蹟以其年久本暗又所宗師故極
意取之也臨書如雙鵠並翔各極其致不必為步驟之
拘非於書有深詣者不能也以故屬之虞褚諸公以下
三者則趙模馮承素輩職耳

趙文敏善用筆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
豪別貯之凡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真草巨細
投之無不可終歲任之無敝矣故公書點如碾玉鉅金
無纖豪遺憾也昔年項子京與余言欲仿此法竟不果
紫桃軒又綴

明李日華渴筆頌

書中渴筆如渴馬奮迅奔馳獷難制摩挲古繭千百餘
義獻帖中三四字長沙蓄意振孤蓬盡食腹腴留鯁刺

神龍戲海見脊尾不獨鬱盤工遶勢巉巖絕壁挂藤枝
驚狖落雲風雨至吾持此語叩墨王五指拏空鵬轉翅
宣城棗穎不足存鐵腕由來自酣恣

恬致堂集

明曼堅論字畫

字畫小技耳然而不精研則心與法不相入何由通微
不積習則手與心不相應何由造妙師法須高骨力須
重已識其源雖師心而暗合強摹其迹縱肖貌而實乖

學古緒言

明李流芳論摹書

學書貴得其用筆之意不專以臨摹形似為工然不臨摹則與古人不親用筆結體終不能去其本色摹書自然後知古人難到尺寸寸而規之求其肖而愈不可得故學者患苦之然以為其書其書則不肖去自書則遠矣故多摹摹古帖而不苦其難自漸去本色以造入古人

堂奧也

檀園集

明黃道周論書

書字自以遒媚為宗加之渾深不墜佻靡便足上流矣
衛夫人稱右軍書亦云洞精筆勢遒媚逼人而已虞褚
而下逞奇露豔筆意偏往屢見蹊徑顏柳繼之援戈舞
錐千筆一意自此以還略不堪觀才姿不逮乃詆前人
以為軟美可歎也宋時不尚右軍今人大輕松雪俱為
淫遁未得言詮

石齋集

明趙宦光論書

字以格力為主作古文奇字諸書以頑而能銳銳而還

撲為格力作大小篆摛諸書以圓而能方方不露圭角
為格力作徒隸真楷以小字如大大字如小為格力作
行書藁草以主客分明引帶不雜為格力體法互明取
近斯顯不得不分屬以著其說耳泥則窮矣

欲作署書先想一字體裁得所然後拈筆落中筆時即
作全體想落左筆意在右落右筆意在左上下同之

草書須剛柔相濟乃得佳直則剛曲則柔折則剛轉則
柔輕重捺筆則剛首尾勻裹則柔曲直轉折易見輕重

首尾難知主客分明心手聽令矣字形實體主也顧瞻引帶客也客過重可主過輕不可

作字三法一用筆二結構三知趨向用筆欲其有起有止無圭角結構欲其有節奏無斧鑿趨向欲其有規矩無固執

字法固多不出用筆結構體裁顧盼四者之外無他能也至若筋骨在學力工夫逸鋒在意興去就唐人尚功晉人尚逸自此而往不可求其端倪矣何謂用筆正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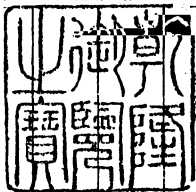
起伏下筆有意是也何謂結構疏密得宜聯絡排偶是也何謂體裁格至裁並不拘繩纏是也何謂顧盼左右上下往來有情是也何謂筋骨強弱得所和不垂是也何謂逸鋒烏衣子弟翩翩奕奕到處有致是也

筆法尚圓過圓則弱而無骨體裁尚方過方則剛而無韻筆圓而用方謂之道體方而用圓謂之逸逸近於媚適近於疎媚則俗疎則野

用指而不用腕則畫成點而不莊能正腕而不正鋒則

形如刷而不典正鋒全在握管握管直則求其鋒側不
可得也握管斜則求其鋒正不可得也

寒山帚談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七